

月北/著
YUE BEI WORKS

我喜欢你 离我远点

最倒霉催的“男神”
VS最有破坏力的追求者



花依铭自认“衰神”附体，
不仅“霉运”亨通
还吓跑了暗恋对象！



淋湿受伤小黑屋
——一个都不差！——

为了保命，
楚慕不得不发出
严重声明

出于我的
安全考虑，
花依铭，
你离我远点！



花火工作室

幽默持续，治愈爆表
论一个“霉女”的
自我修养

最倒霉催的“男神”
VS最有破坏力的追求者

我喜欢 你离我 远点

月北/著
YUE BEI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喜欢你离我远点 / 月北著.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679-1

I. ①我…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1954 号

书 名	我喜欢你离我远点
作 者	月 北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黄 欢 彭思琪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 设 计	周 丽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679-1
定 价	24.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安全距离

001

第二章 冤家路窄

011

第三章 有借无还

025

第四章 阴魂不散

035

第五章 我心疼你

054

第六章 仓皇而逃

068

第七章 老友再会

083

第八章 一身狼狽

096

第九章 我也可以

111

第十章 本能反应

124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无可救药

140

第十二章
从未离开

152

第十三章
情不自禁

167

第十四章
口是心非

178

第十五章
画地为牢

195

第十六章
匆忙表白

208

第十七章
白费力气

223

第十八章
最后一次

237

第十九章
两不相欠

253

第二十章
来日方长

266

后记
所有等待终有归宿

281

第一章 安全距离



“楚医生，这次的这个病人，老太太快六十岁了，二尖瓣闭合不严，回流受阻，正等待急救呢。”

“哦，什么原因导致的？”

“情绪失控。”

“六十岁了，还有心脏病史，家里人也别多关照一些？”

“据说是儿子的婚礼现场，有小三闹场给闹的……”

“这么狗血？”

这大夏天的，要在中午一点上班，还得动手术，楚慕穿好白大褂，强忍着困意，从护士手里接过病历，灌了两口黑咖啡。

洗手，消毒，电梯才刚到手术室那一层，他就听见了外面传来的哭声，还有叫骂的声音。他偏过头，对着身边的护士笑：“该不是小三也跟着一起来了吧？”

楼道里很热闹，估计有不少参加婚礼的宾客跟过来看热闹的。新娘的白色拖地婚纱在人群中很惹眼。楚慕走过去，在人群中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

是她。

她看见是他，也愣住了。

“楚慕……”她弱弱地出了声。

她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他，她的眼眶有点儿发热了。

“花依铭……”他后退了一步，警惕地看着她，“你离我远点说话，你怎么会在这里，生病了？”

护士在后面伸手拽拽他的袖子：“她就是那个闹场的……”

“小三”两个字被咽了下去，护士皱皱眉，看来楚医生和这小二还认识。

“我先去做手术，回头说。”

他撇下这么一句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么些年不见，她还真长出息了，做小三？

他想，等手术结束之后，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她。

花依铭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楚慕，算一算，距离上一次他们见面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可这都几年过去了，楚慕见到她，还是保持着一贯的警惕。和几年前一样，他和她说话，总保持着至少半米的距离，据他说，这是出于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

花依铭见到楚慕，其实是有些愤慨的。她虽然不化妆，但每天脸上至少爽肤水、乳液、粉底抹几层，就算这样，她觉得自己比起在学校的那个时候还是看起来沧桑了不少。而这个楚慕，老天似乎格外偏爱他，岁月都没能在他脸上留下痕迹，几年前他是校园里小女生争相追捧的校草，现在呢，他穿着白大褂走过来，眉目依然清俊，那轮廓出落得更加明晰。

他看起来永远都是那个只应存在于二维世界中的翩翩少年。

新娘子一声高过一声的哭喊把花依铭的思绪拉了回来，她揉着太阳穴，有些焦虑。

今天的婚礼，新郎是徐程，花依铭的前男友。

男友结婚了，新娘不是我，这个问题不是亮点，亮点是那边哭哭啼啼一袭白纱楚楚可怜的新娘子，正是花依铭的同事兼闺蜜，姚梦娜。

花依铭一直没有想到，这么狗血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徐程分分合合两年多，好不容易熬到了准备见家长谈婚论嫁的阶段，姚梦娜却突然找到她，说自己已经怀了徐程的孩子。

花依铭很窝火。



可是她的窝火还没来得及发泄出来，徐程就带着姚梦娜去见了徐老太太。徐老太太一听有了孩子，乖乖，那可不得了，看着姚梦娜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小孙子一样，格外亲切。

于是花依铭倒彻彻底底地成了一个局外人。

花依铭的脾气很差，逆来顺受向来和她没什么关系，在数次拨打徐程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下，她想，对付贱人还得用贱招，你们敢拿狗血淋我，我就敢给你来一场狗血的暴风雨！

然后，她就跑到了婚礼的现场，连哭带嚷地指着徐程说：“徐程，你不要我们的孩子了吗？”

她没有想到徐老太太就那么娇弱，徐程还没反应，姚梦娜还没反应，徐老太太就已经抽搐着背过气去了。

徐老太太有心脏病这回事，她也是在几分钟之前才知道的，而且，还是姚梦娜对她吼的：“花依铭，你不知道我妈有心脏病吗？”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她分析了一下：一，姚梦娜已经管徐老太太叫“妈”了；二，姚梦娜居然早就已经知道徐老太太有心脏病，这件事徐程和姚梦娜说过，而没有对她说过。

她非常有挫败感地站在原地，听见周围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指责，不明就里的人都以为她才是中间横插一杠坏了别人好事的那个人。

徐程一直在那边安慰着姚梦娜，过了好久，似乎才想起来还有花依铭这么一个人。

他走到她面前，话就说了一句：“要是我妈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徐老太太抢救过来了，只不过还需要在ICU待个两天观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花依铭也松了口气，为了泄愤弄出人命来，她可就赔大发了。

一群人跟着那张病床走，姚梦娜瞪了她一眼，走了。

徐程瞪了她一眼，走了。

七大姑八大姨，瞪了她很多眼，走了。最后只留下慢慢走出手

术室、正在摘手套和口罩的楚慕，盯着她，看了良久。

“花依铭，老太太被你气得血都不回流了，你行啊你，这么些年一点儿没变，谁在你身边都跟着遭罪。”

她咬了咬嘴唇，努力挺胸抬头瞪着他：“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发言权。”

“我听说你跑到人家婚礼上去砸场子了，你怎么就那么有才呢？给人当小三，还……”他犹豫了一下，说，“还怀孕了？”

“我不是小三，”她苦着脸，“那个新娘子才是小三……”

他沉默着，又打量她好半天，才问：“这么说你真的怀孕了？”

“我怀了一肚子的气！”她咬牙切齿。

“你到底怀孕没有？”

“楚医生，这很重要吗，我的男朋友被我的闺蜜抢走了，都要结婚了，这时候我到底有没有他的孩子，你觉得还重要吗？”

他想了想，自己何必那么纠结于这个问题，于是说：“也不是，就是看你这情况，如果需要做流产手术的话，我认识一个妇科大夫，三分钟无痛人流，技术不错，你需要的话我把电话号码给你。”

“你……”花依铭气结，几年没见了，不变的不光是他这张脸，还有他的毒舌！

“楚医生，谢谢你。”她恶狠狠地盯着他，重重地说。

“花依铭，不客气。”他对着她，微微笑了一下，“男朋友被人抢了就跑到婚礼上去大闹，比起几年前的你来说，你的鲁莽、不动脑子、有勇无谋果然更上了一层楼。”

花依铭心里是憋着委屈的，这时候再听到楚慕尖酸刻薄的话，她就更郁闷了。

反正徐老太太也已经没事了，她想，此地不宜久留，于是礼貌地对楚慕道：“不要夸奖我，我会骄傲的。楚医生，今天见到你很高兴，不过我还有些事，必须走了，下次我们再好好叙叙旧。”

“叙旧？叙哪个旧？”他挑着眉毛回想，“叙你大冬天从四楼



泼我一盆水那次，还是在电影院喷我一脸口水害我约会失败的那次？”

“楚医生，你可真记仇，你是天蝎座的吗？”

“关键是你做的每件事都让人印象深刻，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没办法忘掉你了。”他深情款款地看着她。

她鸡皮疙瘩掉一地，只好又说了一次：“楚医生，我要走了，我再不走，那家人会来找我赔命的。”

“我已经把徐老太太救过来了，他们没理由揪着你不放。”他说，“倒是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一下？大中午没吃饭就被叫过来做急救手术，饿死了。走吧，给你个机会，请我吃饭。”

花依铭愤恨地盯了他半天，突然泄了气：“改天吧？我今天砸场失败，心情不是很好，会影响食欲的。”

“没事，影响的是你的食欲，又不是我的，你可以看着我吃。”他眨了眨眼睛。

“可……”花依铭还想再推托一下。

“花依铭！”一个男声传过来，花依铭和楚慕回头看过去，电梯那里，穿着笔挺的新郎装的徐程杀回来了。

“我跟你说过，要是我妈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花依铭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她想，徐程表达自己愤怒的方式也太空洞了，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

徐程空喊了这么一嗓子，看见花依铭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更来气了，冲到她跟前，劈头盖脸地骂起来。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我知道你生气，可是你也看到了，娜娜连孩子都有了，我总不可能不负责任吧？亏了娜娜还那么关心你，说这么久的朋友了送张请柬给你，结果你倒好，拿着请柬跑来砸场子？”

他不说这请柬还好，一说，花依铭更是一肚子火：“徐程，你这请柬还不如不送！”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早知道我就不送了！省得看你在这没

事发疯！”徐程咆哮着，“我妈到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都是因为你这个神经病！什么有了孩子，你就扯淡去吧，你这个万年老处女，活该没人要！”

这段话信息量很大。

这段话音量也很大。

整个楼道里过往的医生、护士、行人，都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好奇地回头看。

“喀喀——”一直被忽视的楚慕清了清嗓子，开口慢慢说，“麻烦安静点好吗，这里是医院，不是你家里。”

徐程一愣，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转过身向楚慕道歉：“对不起，我这也是着急的，我妈到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里面，这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

“我是说在ICU观察两天，并没有说过有那么危险吧？”楚慕皱着眉头，“你母亲的手术是我做的，我可以跟你保证，她现在没事了。你在这里吵吵嚷嚷，会影响到别的病人的。我们这里是医院，不是为你们一家人服务的。你要是闲得慌，就去ICU外面守着。”

徐程有些憋屈，可念在眼前的是自己妈妈的主治医生，也不好意思再多说什么，于是，他看见楚医生对着花依铭特别自然地说：

“花依铭，走，吃饭了。”

然后两个人就一起离开了。

徐程在原地跺了一下脚。

坐在医院门口那家餐馆里面，花依铭看见楚慕拿着菜单，一脸“磨刀霍霍向猪羊”的表情，心底一寒。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钱包，瘪瘪的。

她觉得今天出门之前应该看看皇历的，也许本来就不宜砸场……哦不，是不宜出行，不然怎么砸场不成，反而惹上是非？更糟糕的是，还遇见了楚慕。

楚慕，楚慕，这个她以为早已从她生命中剥离开名字，这个她以为再也不会见到的人。



而现在，他就坐在她对面，扒拉着盘子里的牛排。他抬起头的时候，就像早已忘记了那些不愉快的过往，云淡风轻地问她：“你不吃吗？”

她顿时就格外忧伤不堪了。

“都说了没食欲。”

她恹恹地说了一句，然后靠在椅背上，后知后觉地觉得心底有些空空的，疼。

那些陈年的旧伤口好像又在隐隐作痛了。

“那我帮你吃。”他的叉子伸过来。

花依铭缓慢地说：“你怎么有胆量跟着我来吃饭，不要保持距离了吗？”

“我目测这张桌子大概有半米多宽，所以我和你应该还处在安全距离。”他头也没抬。

头虽然没抬，可心却是乱的。

他最后一次见她，是五年前，他和她都念大三。

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篮球场上校队的汉子们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在路灯昏暗的光下打球。盛夏黏而湿的空气里，有什么在蠢蠢欲动。

他就在二食堂传过来的那股子涮锅味儿里，绞尽脑汁地想要用最自然的姿态表个白，可就是怎么也自然不了。

他一想到即将要出口的话，就连心跳都会加快。再加上高温，他握紧了的手心里是一层黏腻的汗水。

花依铭色眯眯地盯着不远处一个光着上半身投篮的男生，吸了一口手里拿着的奶茶，问楚慕：“你觉得那个男生身材怎么样？”

楚慕的心跳慢了一点点：“我不关注男人。”

继而，他觉得他有必要掌握一下敌情，问道：“你说的是哪个？”

“喏，没穿上衣那个！”

他茫然地扫了一眼篮球场：“都没穿上衣啊……”

看着一群不穿上衣的男生，他觉得心跳又慢了一点。

“那个啊，穿蓝色短裤的，有些肌肉的那个。”

他按了一下胸口，心跳很正常，肋骨有些硌手：“原来你喜欢肌肉男。”

“还行，总比那种瘦到靠着都硌得慌的好。”

他默默地松开了拳头，心想，还是改天吧。

这个天一改，就改了个无期。

打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见过她，直到今天。

这一次她登场的方式更加夸张，作为一个人人们口中在婚礼现场捣乱的小三，她现在看起来很悠闲。

他一边吃，一边状似漫不经心地问：“你真的不是小三吗？”

花依铭没有答话，沉默了好一会儿，问：“你吃完了吗？吃完了就走吧。”

楚慕放下叉子，抬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她一脸倦容，有些呆滞地盯着自己那边盘子里面被他瓜分了一部分的牛排，没有任何表情。

那么讨厌见到我吗？他很想问。

“你先走吧。”

最后，他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

花依铭觉得自己很少这么听话，站起身来，叫服务员埋单，然后就在等服务员过来的空当，有些过意不去地说：“今天非常感谢你，救了徐老太太。”

他没有反应，她又说：“我早就知道你会成为一个好大夫的，你那么厉害……”

他又握紧了叉子，轻声开口：“你走吧，我来结账好了。”

“没事的，都说好了我来请客的，再说今天也确实是麻烦了您……”

然后，花依铭就又丢了个人。

她打开钱包，数了数，里面最大的一张票子是五十的，而且就那么一张，其余都是些零钱。

服务员耐心地站在旁边一边看她数零钱，一边报了个价：“您



好，总共消费一百一十七元。”

她硬着头皮，绝望地数着那些零钱，心想，要不要这么坑爹啊，两份牛排套餐而已，一百多？怎么不去抢呢。

楚慕也不急着开口，而是饶有兴味地看着她数钱。

她数了整整两遍。五十六块八毛，还真是有零有整的。

“要不……”她怯生生地抬头去看楚慕，“你能不能帮我……”

他嘴角扬起：“是你说要请我吃饭的。”

“可是我真的没带够钱……”

他摸摸下巴，似乎在很慎重地思考：“那没办法，我只好先借钱给你了。”

他利索地掏出钱，结了账，似乎心情很好。走出餐馆的门，他问花依铭：“什么时候还钱？”

花依铭很郁闷：“我才刚借！你要不要催这么紧啊？”

“也不是太着急，就是我才刚刚想了想，我这要钱也得有个要处。”他拿出手机递给她，“把你的号码存一下。”

“你放心，我不会跑的，一百多，我还得起。”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跑呢？谁知道你会不会像几年前那样……”他话说了一半，停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些不耐烦地拉过她的手，把手机塞到她手里，“快点留号码，我下午还要工作呢，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耗着。”

花依铭只好输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再把手机还给他。

“那我走了，到时候到医院还你钱。”

花依铭转过身，慢慢走，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像是发黄的书卷一样一页一页打开。空气里一股子汽车尾气的味道，这不像多年前的那个夏天，还能在午后听见虫鸣。她突然很想念那时的天空，那时的自己和那时的他。

那时，以为分离很遥远。

她忘记自己走了多久，手机响起，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她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按下接听键。

“你好？”

“花依铭，这个是我的号码，记好了，没有我的容许，不准删除。”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这个声音记得这么熟。

楚慕一定也知道，她能听出是他，他甚至都没有报名字，就利索地挂断了。

楚慕打完电话，把手机放回衣兜，刚到办公室，一群小护士就在那里叽叽喳喳。

“啊，楚医生，你回来了！”

一个小护士走过来，笑得很诡异：“婉宁姐刚刚来给你送饭了，可是你不在，她又回去了。不过饭还在那儿放着呢，爱心午餐哟——”

他愣了一下。

护士们四下散去，桌子上放着一个饭盒。

他慢慢走过去，打开饭盒，里面是他最喜欢的土豆炖牛腩。

香气迎面扑来，楚慕这才回过一点儿神来。

何婉宁是他三个月前开始交往的女朋友，长相、身材、工作都很不错，而且，厨艺好得吓人。他自认阅人无数，世间美女常有，而会做饭且还做得好吃的，委实不多。作为一个资深吃货，他觉得自己理应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一切水到渠成。

他突然有些好笑地抚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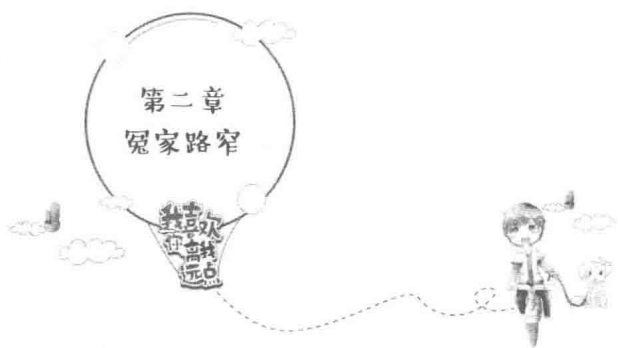
怎么会忘记了呢……………都过去五年了。

五年，什么都变了。

她就这么从他的世界蒸发了整整五年，只言片语都没有留给他。他也曾满世界疯狂地寻找过她，不过那都是五年前的事了。

对于他来说，那更接近于，很久很久以前……





楚慕念大学的时候，非常懒。

这件事虽然地球人未必都知道，但L大绝对是尽人皆知的。

楚慕常常在想，自己是懒得出了名呢，还是先出名然后被人发现他很懒呢？

这个问题无从追究，总之，他常年杂草一样乱蓬蓬的头发，被L大的女生说成是乱出了一种格调；他因为常年没睡饱或者睡太饱呈现出精神萎靡不振、眼神迷离，被女生们说成是一种慵懒的优雅。

那天，他就是以这种萎靡不振的状态，顶着这样一头乱发，从食堂出来，悠悠然地往宿舍走。

寒冬将至，风呼呼地吹着，他在寒风里打了个哈欠，眼神更迷离了。

路过文学院女生宿舍楼后面，他看见一个男生站在那里，仰头朝着楼上喊：“花依铭，你给我下来！我今天跟你没完！”男生嗓门很大。

距离那男生不太远，楚慕的手机在衣兜里响起来，他掏出来一看，是同寝室的胖子。

大概又是要他带吃的东西，他刚按下接听键，悲剧就发生了。

这件事发生得非常快。起初，他觉得是什么东西掉到自己身上了，不过顷刻间，这东西就渗透了他的衣服。

入骨的凉意是慢慢渗透进来的，他的脸上、身上，全都是水，

手机也淋了个透湿。

他缓缓抬起头来，看见之前那个扯着嗓子嘶吼的男生挪了个位置，表情有些惊恐地看着他。继而，男生扯着嗓子仰起头来，又朝楼上吼：“花依铭，泼水算什么本事，有种下来单挑！”

花依铭，这三个字，最初就是以这种“惊艳”的方式嵌入他的生活中的。

楚慕也仰起头来，看见三楼窗口那个肇事者还端着手里的盆，表情尴尬地挣扎着。三个人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L大的女生都说，楚慕的脾气真心好，从没见过他跟谁着急。楚慕心里清楚，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懒得跟人发火。

然而，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拿我当Hello Kitty！

所以，当他精神抖擞、脚下生风地一路冲到三楼的时候，沿途不少姑娘看到他都很震惊。当然，楼管阿姨看到他也很震惊——

“你给我停下！这是女生宿舍！”

楚慕心里很清楚，会跑这么快，一半是冻的，一半是气的。敲开那扇门的时候，他还有点儿哆嗦。

是别人开的门，花依铭还站在窗口，手里拿着那个肇事的盆，探头在窗外冲底下的人吼：“都是你的错！我要泼的人是你，你躲什么躲！”

门口的人看见一身水的楚慕，非常有眼色地闭嘴退下了。

他走过去，站在花依铭身后，低低地唤了一声：“花依铭。”

他看见面前背对着他的，那个瘦小的身影微微顿了一下。然后，她极其缓慢地转过身来，警惕地看着他，还谨慎地把盆挡在两人中间。她张了张嘴，好半天才憋出几个字来。

“不好意思，泼偏了。”

楚慕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很不雅地打了个喷嚏。

“同学，你快回去换衣服吧，这么冷的天，会感冒的……”花依铭弱弱地加了一句。

“你还知道冷啊。”他说着，又打了个喷嚏，“有你们这么扰

